

从楚语现象看《庄子》与楚文化的渊源

邓扬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方言是一种语言中与标准语相区别的、只通行于某一地区的语言,是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的。庄子为宋人,但《庄子》一书却多用楚地方言,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通过分析《庄子》书中多做楚语的现象来揭示其与楚文化的密切渊源,并力图从宋楚关系、庄楚关系及老庄关系等多个角度来略窥其产生这种渊源背后的文化历史原因。

关键词:《庄子》;楚语;楚文化;渊源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17.09.037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7)09-0037-05

一、庄子其人与《庄子》其书

关于庄子,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可见,庄子应是战国中期时人,而崔大华《庄学研究》中根据《竹书纪年》将《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梁惠王及齐宣王在位时间分别订正为前370—前319年与前320—前302年,并由此确定庄子的生卒年代约在前375—前300年^[2]。而关于蒙地,汉代学者一般认为当属战国时的宋国,故称庄子为宋人。如《史记·庄子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班固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并于其后自注:“名周,宋人。”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时亦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而宋在战国时属魏,自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大概在魏惠王六年,即前364年),魏国亦称梁国,故庄子亦被称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庄子》二十卷”,并于其后注“梁漆园吏庄周撰”。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亦载庄子为“梁国蒙县人也”^[3]。所以无论称庄子为宋人还是梁人,二者都是名异而实同。

庄子为宋人,然《庄子》一书却多记楚人楚事。首先,在《庄子》一书中出现了很多楚国的隐士或得道者。像《逍遥游》及《人间世》《应帝王》中多次出现的“楚狂接舆”,《齐物论》与《大宗师》等篇中反复出现的“南郭子綦”,还有《田子方》中的楚之怀道人“温伯雪子”,《达生》篇“承蜩”之“痾偻丈人”,《外物》篇中的楚之贤人隐者“老莱子”等等。至于书中所出现的楚地楚物一类,则如《逍遥游》中“楚之南有冥灵者”,《秋水》篇中楚之濮水及濠梁,还有《徐无鬼》篇“郢人垩其鼻端若蝇翼”中“郢”正是楚之国都。另外,《庄子》书中还有一些关于楚国历史的记载,例如《田子方》篇中楚文王与凡偃侯之对话等等。庄子为宋人却多记楚人楚事,可见《庄子》与楚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联系,这也正是本篇论文探讨的主题。

二、《庄子》中的楚语现象

上文提及《庄子》一书多记楚人楚事,显示了其与楚文化的某种联系。不仅如此,《庄子》书中更是多做楚语,从语言角度印证了其于楚文化的亲密渊源,接下来本文将主要从《庄子》书中的楚语现象来分析其与楚文化之间的联系。

* 收稿日期:2017-05-06

作者简介:邓扬眉(1993—),女,四川仪陇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一)楚语概述

楚语,又称“楚言”,古代楚地人所讲之方言,即先秦时期流行于楚地的楚方言。《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楚国令尹子元讨伐郑国时说“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4]36},说明春秋时期楚国人所说的语言已经被叫做“楚言”。而《左传·宣公四年》在解释楚国子文之名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4]105},北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学》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淬、蹇、纷、侘、僚者,楚语也。”(《宋文鉴》卷九十二)可见,古时南方楚语已与北方汉语不同,其在词汇及语音方面都是有着独特的地域性色彩的。

关于楚语的分布,汉代扬雄的《方言》作为一部提供方言词语分布情况的著作,常把“楚”跟它南边的“南楚”和北边的“陈”并列使用。丁启阵先生在《秦汉方言》一书中将扬雄《方言》里出现的与楚方言相关的地名进行了统计^[5],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陈楚”为主要的名称、“南楚”为主要的名称及“江”“湘”为主要的名称。第三类地名是在湖南境内,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中又言“战国初,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取洞庭、苍梧之地,于是湖南之东部湘、资二流域入于楚。其后复西向并吞沅、澧二流域,曰巫中,而湖南之全部皆入于楚矣”^[6],故至庄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时“江”“湘”一带已为楚地。前两类地名主要涉及“陈”“楚”和“南楚”,即以长江为中心从北部到南部的3个连续区域,属于广义上的楚国(狭义的楚国则是指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楚”)。扬雄《方言》中楚语的分布地区则是广义的楚地人所讲之方言。

(二)《庄子》与楚语

《庄子》书中多用楚语,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中曾有论述:

“《庄子》和楚国文化的密切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庄子》多用楚语。例如《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郭象以来,许多注解庄子的学者,对‘迷阳’望文生义,不得其解。实际上它是楚方言中的一种有刺的野草。最早王应麟援引胡寅说:‘荆楚有草,丛生修条……野人呼为迷阳,其肤多刺,故曰‘无伤吾足’。’(《困学纪闻》卷十)以后,湘湖学者王先谦亦说:‘迷阳,棘刺也,生于山野,践之伤足。至今吾楚舆夫遇之,犹呼迷阳跣也。’(《庄子集解·人间世》)《逍遥游》‘螻蛄不知春秋’,螻蛄是蝉的一种,各地名称不一,而‘螻蛄’却正是楚语。《方言》曰:‘蚘蚘,齐谓之螻蛄。楚谓之螻蛄,或谓之蛉蛄。秦谓之蚘蚘。自关而东,谓之蚘蛄,或谓之蛄蛄,或谓之蛄蛄。’(《方言》卷十一)故晋人崔譔、司马彪注《庄子》时,皆将‘螻蛄’注为蚘蛄、蛄蛄。(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引)《德充符》‘警呼大哉’,王敌注曰:‘楚人呼大为警。’(王夫之《庄子解·德充符》)”^{[2]28-29}

上述崔大华所举的“迷阳”“螻蛄”“警”等例证均是惯用楚语中的词汇,除此之外,《庄子》一书还有很多惯用楚语词汇的现象。

首先,《庄子》中有很多用楚语中名词的现象。例如首篇《逍遥游》中“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一句,成疏“樽者,漆之如酒罇,以绳结缚,用渡江湖,南人所谓腰舟也”^{[7]20},“樽”即是以楚地为中心的南方方言。另《逍遥游》中“蜩与学鸠笑之曰”,《齐物论》中“蛇附蜩翼”及《达生》篇“佝偻丈人承蜩”之“蜩”正是楚方言中的对于蝉的叫法,《方言》卷十一有载“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蟪蜩,陈郑之间谓之娘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蜚。”^{[8]364}《庄子》书中仅单用“蜩”字,而不用“蟪蜩”“娘蜩”,可知此处庄子是用楚语无疑。

又《方言》卷三有载“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自关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间谓之莽。”^{[8]102}对于这些各地方言中关于草的叫法,我们不难看出南方文化中楚语是称之为“苏”或者“莽”的。于此,我们发现在《庄子·天运》篇有“苏者取而爨之”中的“苏”正是楚语中草的称呼,故李颐注为“苏,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正是用此义。《逍遥游》中有“适莽苍者,三飡而返”,成疏“莽苍,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7]36}及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以“一片苍色草莽的郊野”释“莽苍”均是以“草”色释“莽苍”之色。楚语中称“莽”为“草”相关文献还有很多,如《方言》卷十中“菑、莽,草也。东越扬州之间曰草,南楚曰莽”^{[8]356}及王逸在注《离骚》中“夕揽洲之宿莽”一句时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8]103}均足以证之。

《方言》卷八载“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豮,关东西或谓之豮,或谓之豮。南楚谓之豮。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豮,吴扬之间谓之猪子”^{[8]273},可见楚方言里称“猪”为“豮”,称“猪子”为“豚”或“豮”。再看《庄子》书中

《人间世》篇有“与豚之亢鼻者”，成疏以“豕”释“豚”^{[7]97}，《知北游》篇有“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均是用楚语，故郭注以“大豕”释“豨”，成疏以“猪”释“豨”^{[7]399}，明是用此意也。

同时，《庄子》一书中还有惯用楚语中动词的现象。《方言》卷二载“剽、蹶，狫也。秦晋之间曰狫，楚谓之剽，或曰蹶”^{[8]92}，《人间世》中有“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蹶”当是用楚语。

另外，《庄子》一书中也有惯用楚语中形容词的现象。例如《人间世》有“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方言》卷十载“戏、泄，歇也。楚谓之戏泄。奄，息也，楚扬谓之泄”^{[8]339}，“泄”或用楚语。关于“苦”字，《方言》卷二载“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曰逞，楚曰苦，秦曰了”^{[8]78}，可见楚语曰“苦”为“快”。《天道》篇有“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对此，《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甘者，缓也。苦者，急也”，另高诱以“苦，急意也。甘，缓意也”注《淮南子·道应训》篇中“臣试以臣之所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一句，均是用楚语释之。

除上面所举，《庄子》一书中运楚方言中的词汇还有很多。并且，《庄子》书中亦有用楚语中语气词的现象。例如，《应帝王》篇中有“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对于其间的“曾”字，郭象注及成疏中都释为不曾知道^{[7]160}，即“曾今”之意，“而”即“汝”，也就是说“汝不曾知此二虫之无知”。但据《方言》卷十所载：“曾、訾，何也。湘潭之原，荆之南鄙谓何为曾，或谓之訾，若中夏言何为也。”^{[8]326-327}若依此释“曾”之意则当为“何”，即“何为”之意，表疑问语气，也就是说“你如何知道此二虫是无知的呢？”如此反诘语气，暗示出说话人认为这两种动物是有智慧的。与上文联系起来，当知此二虫虽不待教令而能解避害全身以保全自己，是为不知之智，以“何”释“曾”似乎更为妥帖。另《外物》篇亦有“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之句，于此以“何”释“曾”亦为妥当，于此以楚语语气词释“曾”之意更体现出《庄子》之文强烈的感情色彩。《庄子》书中多用楚语，以楚语释《庄子》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庄子》文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三、庄子何以与楚文化有密切渊源

上文主要谈及了《庄子》一书多做楚语的现象，显现出了浓厚的南方楚文化之色彩。那么身为宋人的庄子何以多做楚语，接下来本文便从宋楚关系、庄楚关系、老庄关系等多个角度来探讨其可能的历史文化原因。

(一)宋国与楚国之关系

第一，从历史维度来看宋楚二国，《诗经·商颂·殷武》载：“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9]也就是说早在商王朝时，楚国就受到商王朝的征伐与统治，在此政治背景之下，楚文化必然会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另《史记·宋微子世家》又载“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1]1179}且“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1]1175}所以宋国作为殷商后裔，在文化上也必然会对商文化有所继承。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宋楚都受到了商文化影响，二者在文化上必然存在某些共通性。据此，我们再来看《庄子》一书，《逍遥游》篇有“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章甫”正是殷代冠名；再有《养生主》篇有“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桑林”正是殷汤时乐名，《庄子》书中的这种商文化痕迹或许正是受到宋楚二国对商文化延袭的影响。再者，从庄子所生活的时代来看，春秋战国之际各国之间动荡不安，宋楚之间亦时有战争，例如《史记·宋微子世家》便有“楚执宋襄公以伐宋”“楚成王伐宋”“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1]1181-1183}等记载，《吕氏春秋·慎势》篇亦载“楚声王围宋十月”^[10]，宋楚之间战争的频繁极大地增进了两国间的交流，于此为两国之间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主要是从宋楚地域关系来分析的。对于南北观念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与今人不同，先秦时期人们所言南为中原之南，所言北为中原之北，中原地区即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于宋楚方位的认识，《墨子·非攻》有云：“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11]，则荆楚之地位于南方，而处于齐晋之间的宋则当位于北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

侯”^[12]，三家分晋是由春秋进入战国时期的一个分水岭。至庄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时，三家分晋的局面早已形成。而宋又属魏，故曰处齐晋之间。从地理位置来看，江淮流域诸国属南系，黄河流域诸国属北系。则宋处黄河流域之滨，而楚文化的分布区域却是以江汉流域为中心，二者虽属于南北文化的不同支流，然宋楚相邻，为两地间语言文化之交流创造了条件，于此也为庄子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庄子与楚国关系

庄子学问渊博，并且游历过很多国家，楚国便是其中之一。《秋水》篇中有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又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此处濮水与濠梁均是庄子生平所到之地。关于濮水，《春秋·隐公四年》有载“卫人杀州吁于濮”，杜预注“濮”为“陈地水名。”陈都宛丘，其辖地大概为河南东部及安徽一部分，而《水经·渠水注》载“沙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艾水。”^[13]即今安徽芟河上游，可见濮水为陈地水名当不错。然公元前479年楚国灭陈，则陈属楚也。王国维亦于《静庵文集·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中对“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一句自注为“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关于濠梁一地，濠是水名，在淮南钟离郡，今安徽凤阳县，亦楚地也。除此之外，《至乐》篇更是明言“庄子之楚”，足见庄子的足迹确实到过楚地，并且在楚地生活过一段时间，故此才有“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事。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中考察庄子与楚国的亲缘关系时还通过南宋郑樵《通志》卷二十八《氏族略》第四中的“庄氏，半姓，楚庄王之后，以溢为氏”进而推测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2]29-31}，事实究竟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庄子到过楚国则是毋庸置疑的。“庄子于威王时，常至楚”（马叙伦《庄子年表》），故曾涉足于楚国的庄子因此而受到楚文化的熏陶也是有可能的。

（三）老子影响

庄子，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关于庄子学说的来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载“（庄子）其学无所不闾，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1]1618}，可见庄子之学本于老子。而关于老子其人，《史记》有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以及“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1]1617}，则老子本为楚人，其思想言论自然带有楚文化色彩，李水海先生就从楚语方言角度来考证训释《老子》而成《老子〈道德经〉楚语考论》一书，其中考释《老子》一书所用楚方言辞语达五十一例，并对《老子》中所用楚语与通行语之异同以及与北方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研究，证明了《老子》一书多用楚语的情况。那么作为老子学说继承者的庄子是否也同时继承了其所蕴含的楚文化色彩也是值得研究的。

四、结论

通语与方言杂糅是《庄子》语言的重要特征，《庄子》书中所出现的方言以楚地方言为盛，表现出了浓厚的楚文化色彩。庄子为宋人而多做楚语，亦显示出了其与楚文化的密切渊源。总的来说，究其背后原因，有这样几种可能性：

第一，早在殷商时代，楚就受到商的统治，楚文化亦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而宋是殷商后裔，传承了商文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宋楚文化都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宋楚之间频繁地战争以及宋楚紧邻的地域关系亦使两国交流增进，为两国文化发生碰撞与交流创造了条件，而《庄子》的创作正好受到了这种文化交融的影响。

第二，庄子生平曾有到过楚国的经历，为他能够近距离受楚文化的熏陶创造了可能，而其作品正是在受到楚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第三，庄子作为道家人物的代表，其思想学说是继承老子而来，而老子正是楚人，《老子》一书亦多用楚语，庄子在吸取老子思想的同时也吸取了其中的楚文化色彩。

对于《庄子》一书何以多言楚语，其与楚文化渊源背后的文化历史原因是多方面联系的，笔者仅就庄子的

出生、生平活动范围及学说继承的角度出发,从宋楚关系、庄楚关系及老庄关系三个层面提出了其可能性而未进行深入挖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各家对《庄子》与楚文化的渊源做一个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注译[M].王利器,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 [2] 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3]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M].张一弓,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
- [4] 左丘明,撰.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5.
- [5] 丁启阵.秦汉方言[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30.
- [6]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3.
- [7] 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8] 扬雄.方言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9] 孔颖达,疏.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151—2152.
- [10] 张双棣,注.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96.
- [11] 王焕镛,撰.墨子集诂(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15.
-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3:2.
- [13] 酈道元.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515.

The Origin Relations between *Chuang Tzu* and Chu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nguage Phenomenon of Chu Dialect

DENG Yang — 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Dialect is a kind of language that differs from the standard language. It is spoken in a particular region with distinctive local color. Chuang Tzu was the person from Song State but *Chuang Tzu* was written mostly in Chu dialect. This is a very strange phenomenon.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lots of Chu dialect phenomenon in *Chuang Tzu* to and reveals its close ties with Chu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of Song and Chu, Chuang Tzu and Chu, Chuang Tzu and Lao Tzu to glimpse its cultural and historic reasons behind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 *Chuang Tzu*; Chu dialect; Chu culture; origin relations

(实习编辑:王崛兴 责任校对:金玉)